



想借的人

村野史 / 著



想厝的人

(一) 緣起

民國38年國民政府軍遷台，幾年內許多老兵跟政府機要人員陸續來台，國民政府來台後在台灣各地建了許多眷村來安置這些老兵，在高雄，屬左營、小港及鳳山的眷村規模最大；隨著來台的外省籍老兵激增，台灣各地因省籍不同引起的糾紛日漸增加，甚至轉為仇化。外省掛、台灣掛分得很清楚，兩掛之間的青少年械鬥事件更為頻傳，久而久之大家也習以為常。

外省年輕人稱台灣人為番吉阿仔，台灣人則稱外省掛的人為豬包仔，之所以互稱為這樣是因為當時的台灣人都是吃地瓜粥，外省人則吃的是包子饅頭，所有政治仇恨與族群的仇恨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問題早已不存在所以閒扯篇就此翻過不再深提。

故事要從民國66年說起，那年的某天……一個身形高大、皮膚黝黑、滿頭白髮與一臉

皺紋卻目光炯炯有神的老頭，牽著一輛當時稱為老鐵馬的腳踏車，後車載著一個覆蓋著一層白粗布的木桶，身旁還跟了一個大約七八歲的小女孩；小女孩烏黑黑的頭髮綁上兩條小辮子垂在肩上，皮膚白皙的粉裡透紅，身形稍嫌削瘦但有著一雙大眼睛，笑起來甜的蜜人左臉邊帶了個小酒窩；這一老一小走得相當緩慢，看似非常疲憊，像是已經走了好長一段路似的。

這一老一少那天來到小港高松的一座閩式三合院，那是一個大宅院，宅院裡總共有九個房子，裡面住的一戶姓梁的人家，三個兄弟每人分住著這九個大房子，而這戶人家與這個家族的先祖是清末就移居來台墾荒的閩南人，也就是當時所說的台灣人，這座宅院大小瑣事都是由大房長子梁合發作主的。

梁合發是個不缺錢，但生性勤儉，節儉到一個摳叟的程度，長的臉凹削瘦，身高骨粗的、說起話來聒噪聲粗，十足一個大嗓門的粗漢子。

那天，這一老一少在宅院門口外遇見的就是梁合發，那老人看宅院門口有人就趨上前用一口山東腔問道，請問你們這兒有房子出租嗎？這滿口的山東腔搞的是讓梁合發滿頭霧水，一臉敵意的反問這老人：「阿哩系咧共啥米碗糕啦？」這一來一去的搞得雞同鴨講，像吵架一樣；這時候，一個小孩剛好從宅院裡竄出來，梁合發一把捉住這小孩，對小孩說：

「哩來聽看麥欸、看聽嘸某？」這小孩是梁合發的胞弟生的，第三個兒子叫梁漢生，梁漢生被一把提過去，滿臉問號的望著這一老一小。這山東老漢身後的小女孩看著梁合發身邊的小孩就趨上前去，字正腔圓的對這小孩說：「請問你們這裡有房間要租人嗎？」梁漢生聽完轉過頭來對梁合發說：「阿伯，伊細麥問供有厝倘租嘸啦？」這下梁合發搞明白了是要租屋的，大家都知道梁合發極其勤儉也極其愛錢，他倆個兄弟都有家室了，房間是沒辦法騰出來的，他就孤家寡人一個，還空著兩間房，倒是可以騰出一間倉庫租給他們，他深知外省人來台灣人生地不熟的，也受人排擠要租個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腦筋便轉了一下將房子的價格提高了一些，以一個月兩百元的價格將倉庫租給了他們，於是這份租約就在兩個孩子的撮合下給訂了下來，結下這個緣分。

（二）落居

聽說山東老兵是在基隆港下船來台的，在基隆住了一些日子輾轉來到了高雄，他身邊帶的小女孩是身邊的同袍戰友留下來的遺孤，在臨死前託付給他的，他之所以從基隆大老遠的跑到高雄來，是爲了要帶這小女孩來高雄尋親，因爲他的老戰友將女兒託付給他之後，還



留了一個地址給他，說這小女孩還有一個親姑姑住在高雄，但這一老一小的從基隆尋親過來之後，這才知道小女孩的親姑姑早年得了肺癆，已經去世；而她的姑丈是打死也不肯認這個親惹這個麻煩，所以，老兵從此只好將這個小女孩帶在身邊照顧，做著叫賣饅頭的生計維持營生，這種種的因緣讓這一老一小在高雄的一個小村落與姓梁的一家人結緣，老的叫李占魁，是山東濟南人，士官長退伍，認識的人都叫他老李；而小女孩叫張巧涵，父親也是山東人，從小就叫她巧巧。

兩人來到宅院裡看到一倉庫，就是梁公發說好要租給他們的地方，裡面堆滿木柴、乾草及一堆瑣瑣碎碎的雜物，李占魁在軍中隨著部隊四處征戰，野地、戰壕等啥陣仗沒有見過，比這糟的他也能睡，所以也沒有多大的反應，他默默地將乾柴移到屋外棚內放置好，並在旁邊堆砌了一個簡便的大窟，上面放一個竹製的大蒸籠，再回到倉庫內將乾草在室內鋪上兩個床底墊，上面各蓋上一個草蓆，這就成了他跟女孩的兩張床鋪，在屋裡頭的遠處，他架起一個木搭子吊上大吊盆，這也成了他煮食用的簡單廚具，這一整天從早忙到晚的，一切就緒後一老一小的也已累癱了，但看到自己有個新家，兩人心裡是高興的喜孜孜的；兩人相視而笑，時間過得快，天色也已暗了，屋內的豆腐白菜湯也已煮好，兩人拿著大饅頭就著這碗

湯喝了，渡過了忙碌但喜悅的一天，兩人倒頭就睡了，睡夢中不忘露出滿足及喜悅的笑容。

說睡個覺，其實也不過就眯了一會兒，近凌晨三點不到四點的時間，李占魁就起床了，提了一些麵粉跟水到棚外爐窖邊揉麵團、和麵糰，等待睡醒、待麵糰發酵醒活的時候，巧巧也醒來了，轉到棚外跟著李占魁一起桿麵揀饅頭，再將揉好的饅頭一粒粒一粒粒整齊的放在這兩層式的竹製蒸籠裡面，砌上木材起上火，蒸起這些白白胖胖的饅頭，也就是他們一老一小平常沿街叫賣的山東大饅頭。

饅頭要注意火候的掌握，火過旺不行、過小也不行，因為麵粉醒過之後是有生命的，這是李占魁常跟巧巧說的話。李占魁之所以做饅頭是因為在他老家山東，父親非常擅長做麵食，手工麵、餃子、饅頭等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李占魁從小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練就了這一些手藝，加上他16歲入伍從軍，也在軍中的軍伙團搭過手，他做的饅頭連上司吃的都讚不絕口，所以打從自軍中退下來後，他就靠做手工包子饅頭沿街買賣做營生，待竹籠的饅頭蒸熟大約凌晨五點多，李伯跟巧巧將一個個白白胖胖渾圓飽滿的饅頭放進老鐵馬後面的木桶，在上層再蓋上一粗白布保熱，準備好一切後，推上車子一老一小開始了在異鄉第一天的販售工作。



這一天他們走出宅院，小村子裡也已不少人起來走動了，因為農村裡的生活，每個人一大早的就起床準備到田裡工作，一老一小走在村裡，村人們大多投來好奇的眼神，有疑問也有排斥與鄙視，在這村裡沒有任何人買他們的饅頭，或許是農村裡面的人早上都吃地瓜粥慣了，吃不慣這麵粉做的食物，也或許是出於排斥外省人的原因，任誰也不想搭理這一老一小的，這村上逛了一圈賣不出半個饅頭，他們沿著田邊小徑一直往西走，走到了臨近的青島村，這是一處外省人聚居的眷村，在這裡都住著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軍眷，他們也大多數擅長自己做麵食，只有一些趕時間出門還來不及吃早餐的人，見是同鄉人跟他們開市買了一些。他鄉異地見到同鄉人自然是非常興奮的，所以就在青島這小眷村裡多呆了一些時間，與一些老同鄉話家常，也就因此在青島村這小地方摺攤一直到了下午收攤時還剩下一大堆。

忙活了一天，因為剩下的饅頭太多，只好用車子推回宅院，看著偌大一堆的饅頭發愁，李伯這時對悄悄說了：「要不？咱把這些饅頭分送給村裡的人吧！」這話說完一老一少馬上起身動作，沿著村道挨家挨戶的敲門送饅頭，但意外的是大多吃了閉門羹；只有極少數的人願意收下他們的饅頭，兩人失望地又把車子推回家，這時候剛好碰上梁合發，三個人雞同鴨講了老半天，又叫來梁漢生翻譯，這才明白這些饅頭是要送人不收錢的。

大家知道梁合發是個極其節儉、吝嗇又貪小便宜的人，他一聽到這些饅頭要送人，自己就先摟一大包進房裡，對李占魁跟巧巧說其他剩的這些，我來替你們處理吧。

說完，他推著李占魁的老鐵馬走出宅院，在村落大街口大聲喊：「好康ㄟ！好康ㄟ！」見他喊了幾下，就有許多村人圍上前來，李占魁遠遠的看著，梁合發跟這些村人們嘀咕咕不知道在說甚麼，這些饅頭一下就被搶光了，這一下在李占魁心中打了一個茫然的大問號，而這個問號到他老了仍不知道答案，重要的是今天就這樣過了，饅頭的事情終歸是處理好了。

（三）玩伴

時間過得快，一晃眼老李帶著巧巧在小港邊陲的這個小村落也住了一年多了，這一老一小初來乍到時，村人們都不搭理他們甚至排斥他們，但自從梁合發第一次將老李的饅頭分送給鄰居之後，漸漸地村裡人看見老李那便是語言不通也會向他們招手或點頭，巧巧也在村子裡面認識了一些村內的小朋友，相處漸漸融洽；村裡的孩童沒幫大人們做農事和家務時，會在一起玩跳格子，彈橡皮筋或老鷹捉小雞的種種遊戲，都會邀約巧巧一起來參加，所以這



些日子巧巧在這村莊裡過的是快樂的。

由於巧巧跟梁漢生同住了一個宅院裡，互動自然也比鄰居小孩更多，當大人們跟老李晚上在院子裡嗑花生喝小酒看星星、賞月乘涼時，這兩小孩就在旁邊玩小圓牌；有些時候，梁漢生會將在學校從老師口中聽來的故事轉述給巧巧聽，每回巧巧都聽的津津有味的，她常對梁漢生說：「你們能上學識字聽故事真好，等我以後有錢了，我也要讀很多書。」

梁漢生總是搞不清楚，每個小孩都能上學讀書，為啥的巧巧就不可以，而其實在老李心裡也清楚巧巧已經到了該上學的年紀了，但因為他們四處漂泊，沒有一個固定的入籍處，在當地的小學也入不了學籍，更無法註冊上學；這老李是急在心裡憋著難受，有愧於同袍戰友之託，沒說出來而已。

梁漢生見巧巧那麼喜歡讀書，所以在他做功課的時候都會讓巧巧在他旁邊看他做功課，他也會一字一字的教巧巧認字，並教她讀誦課本，在學習上巧巧吸收能力非常好，總是很很快記住並學會梁漢生教她的功課，兩人亦師亦友，是玩伴更像是一對兄妹。

休假日農閒的時候，村裡的小朋友都會呼朋喚友的往後山的山上跑，那山上有種荔枝、龍眼、鳳梨跟土芭樂；土芭樂也稱野生山芭樂，長的是小小顆的、裡面的籽是紅色的，

這些野生的芭樂是村裡小朋友的最愛，當然梁漢生也不例外，每當他爬上樹的時候，會叮嚀巧巧乖乖站在下面接住他採的野芭樂就好，巧巧也會很盡職的當個接球員，精準地接住梁漢生丟下來的每一顆野生芭樂。

這一天，梁漢生帶巧巧上山採芭樂，巧巧一不小心腳踏了一個空滑下了山坡，梁漢生嚇了一跳跟著連衝帶滾的也滑了下去要將巧巧拉上來，這一下去看巧巧沒受傷，整個吊上來的一顆心才又揣回肚子裡，待梁漢生爬到巧巧的旁邊，看巧巧不發一語的望著前方不說話，以為巧巧這下被摔傻了，一顆心又提了上來；梁漢生不安的輕輕地喚了兩聲巧巧，這時巧巧才指向前面不遠處的一叢野花，紅通通的一大片，梁漢生依巧巧指的方向望了過去，這才回過神來跟巧巧說，那是煮飯花……開花的時候，就是提醒媽媽們該回家煮飯了，他又很神秘的對巧巧說：「那種花只能看不能採，尤其是女人，傳說那種花綻放的時候，女人過去將它採下來是會發瘋的，妳記住了嗎？」巧巧乖乖的點頭對梁漢生說著記住了。從此，盛開一片煮飯花的地方，成了他們倆的祕密基地，他們常常一起跑去那裡看花，尤其是每當生活上遇到難過不如意的時候。